

柏拉图：导论

柏拉图：生平

- 柏拉图是土生土长的雅典人，生于公元前427年，死于公元前347年，享年81岁。他的父母双方都属于古老而显赫的贵族家庭。在他十几岁或二十出头的某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或在什么情况下），他开始经常出现在围绕苏格拉底的圈子里，这位雅典哲学家在他的许多对话中都是中心人物，对他的审判将在《申辩篇》和《斐多篇》中如此雄辩地呈现死亡。在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去世后的十几年里，年近三十的柏拉图可能离开雅典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例如在希腊人聚居的意大利南部，他似乎在那里遇到了属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的一些思想在他自己的几个对话中被采用，最著名的也许是在《斐多篇》中。大约在公元前388年，他访问了西西里岛的叙拉古——这是他在卷入叙拉古政治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三次访问“暴君”狄奥尼修斯一世和二世宫廷中的第一次。这一政治参与在柏拉图《书信》中有详细的报道。大概是在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附近阿提卡乡村的阿卡德摩斯（Academos）圣林中开设了一所高等教育学校，提供数学、哲学和政治研究方面的正式教学。他的余生（除了访问叙拉古）似乎都在那里从事教学、研究和写作。在他的领导下，Academy（学园）成为研究和知识交流的主要中心，聚集了来自希腊世界各地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其成员中有亚里士多德，他大约在公元前367年以学生的身份来到这里，时年18岁，他本人还作为教师、研究员和作家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柏拉图去世20年后才离开；学园本身存在到公元529年，持续九百年之久。

柏拉图著作集的内容

- 柏拉图著作集是如何从柏拉图的时代幸存下来并流传至今的？
- 现代常用的标准版本：柏拉图的希腊文本，OCT (Oxford Classical Texts)，共5卷，包括36部著作，几乎全是对话，按照9个四联剧 (tetralogias, 四部一组) 的方式排列，有4卷，另有1卷是伪作的合集。(Cooper版按此排列)
- 每个对话都配有编码，Stephanus Pages: 1578年由Stephanus印刷和出版的版本是用数字表示页码、字母区分段落的第一个版本，现代的柏拉图版本都沿用这些边码。
- 著作集有个别作品不是对话：Apology是苏格拉底审判时的申辩；Menexenus是葬礼演说；还有13封书信，但被现代学者视为伪作，其中最重要、最具争议的是第7封，它提供了柏拉图的生平的自传性细节，它提出了对话中没有对应者的哲学主张。

- 除了6部公认的伪作，还有一些著作属于“可疑的”，现代学者大多视为伪作。包括比较重要的：Hippias Major, Clitopho, Theages, Alcibiades;其中前两个可能是真的，后两个是假的。
- 在希腊作家的著作中，柏拉图著作集的完整流传，属于绝无仅有。古书所提到过的柏拉图著作，都包含在现存的柏拉图全集中，无一遗漏。（Cooper版《柏拉图全集》最后的诗歌，都是伪作）
- 现存柏拉图著作集基于公元9世纪及之后所制作的柏拉图抄本（manuscripts，抄件），距柏拉图的时代大约1300年，期间，经典形成，有人试图区分真伪，有人按照四联剧的固定方式排列这些对话。这一切何时发生？如何发生？

柏拉图对话的出版

- 柏拉图时代，没有出版商，但有书店；图书发行的第一阶段，作者发表演讲或报告，第二阶段，再将著作送交书店；雅典的书店售卖哲学图书，甚至包括非雅典的哲学家的作品。柏拉图书面著作的第一批读者可能是一群为私人阅读而来的人。
- 书店售卖并不取代口头传播。书店举行公共阅读会，感兴趣的公民前去聆听最近的新书的朗读，并决定是否想要常读而购买一本复制品。
- 每个雅典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特定公共区域，在那里参与哲学讨论。柏拉图常驻的是公共体育场，也是公共集会场所，Academeia；他买下那里的土地，建造了房子和花园，Academy由此开端。
- 在把对话复制品卖给书店后，柏拉图经常继续修改；他的书还在雅典以外流通，但不清楚流通的广度。

柏拉图著作集在古代的流通

- 柏拉图去世后，学园交由他的侄子Speusippus管理，他的著作则交由学园保管，有人说他尚未完成对Laws的修订，说明很有可能接触过他的手稿、笔记和未发表的论文。著作集在某个时间同时包含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著作；学园的成员似乎决定了几经修订的Laws的发表和未完成的Critias的发表。
- 柏拉图著作刚出版时，读者必须付费给所有者；这一限制表明所有者不仅想要从文本赚钱，而且希望通过限制复制来保持其完整性，而不是仅仅卖给书店作无限制的复制。这就防止了低劣复制品的出现，因此，柏拉图的文本没有因为流通和复制而损坏恶化。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经历了不专业的复制，大有损坏。

-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他的著作可能广为传播；但严肃的读者可能极为稀少，亚里士多德是最认真的读者，据说被柏拉图起了个“**The Reader(Anagnostes)**”的外号。他的现存著作表明他非常了解柏拉图的对话。
- 除了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去世到西塞罗的时代，很少有连续的哲学著作幸存下来，所以不了解其他人对柏拉图著作的使用情况。
- 斯多亚学派的**Zeno, Chrysippus, Arcesilaus(316-241 B.C.)**，伊壁鸠鲁学派，**Poseidonius(135-51 B.C)**，西塞罗（**106-43 B.C**），都很了解柏拉图的对话。西塞罗把**Timaeus**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本人的著作中模仿了《理想国》和《法律篇》。西塞罗之后的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主义哲学圈子都熟悉柏拉图的对话。

《柏拉图全集》两个最早的版本

- “学园版”
- “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版”
- 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是最早的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托勒密一世、二世统治期间开始收集图书。亚里士多德的学生Theophrastus的学生Demetrius模仿亚里士多德的学园组建了图书馆，收藏大量哲学著作，可能一开始就包括了柏拉图著作集，并且可能利用“学园版”制作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版”。
- 直到拜占庭的Arisophanes (257—180B.C) 生活的时代，柏拉图著作集仍在这个图书馆中。

柏拉图著作集的早期排列

- 这两个早期版本将全集分成四个一组了吗？
- 柏拉图可能有时四个一组地写作：
Rep., Tim., Crit., Hermocrates, (也可能是三联剧); Theat., Soph., Polit., Philosopher。这两个四联剧并不表明所有对话都属于四联剧排列。但是柏拉图对四联剧的兴趣可能鼓励后来的读者和编者将所有对话都按照四联剧排列。
- 亚历山大里亚版和学园版都可能包含了伪作。有些属于公元前四世纪，可能是柏拉图死后不久撰成；其他的更后，可能是学园成员就柏拉图的某些主题所做的练习或论文，它们在学园的图书馆里挨着柏拉图著作存放，久而久之就被遗忘其非柏拉图的起源。
- 不要以为这两个版本是仅有的流通版本或现存抄本的唯一基础。中期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持续研究和维护。

柏拉图著作集的抄本

- 现代希腊文版本不是复制任何一个抄本，而是比较不同的抄本来重建最可能的希腊文本。**OCT**（牛津古典文本）每页的脚注可见文本的变化、差异，其来源由代表抄本的字母表示或由现代批评者的名字表示。
- **现存柏拉图文本**的最早来源是公元**2-3**世纪写就的纸草，但仅包含残篇；
- 主要的来源是**51**个拜占庭抄本，它们是从公元**9**世纪以降君士坦丁堡统治下的希腊语地区复制而来的。
- 现存最古老的抄本（**B本**）是由书法家约翰于公元**895**年完成的，包括前六个四联剧。

- **14-15世纪**，对柏拉图的认识从拜占庭扩展到意大利；最早抵达意大利的柏拉图抄本可能是**11世纪**的抄本W，它于**14世纪**到达；
- **Marsilius Ficinus**翻译的拉丁文版柏拉图著作集出版于**1484年**，成为畅销书；
- 最早的印刷版希腊文柏拉图著作集直到**1513年**才出现；
- **16世纪**以降的现代印刷版从不同的抄本、证言和猜测性修订中选择文本。
- 柏拉图文本原来是用大写字母，没有标点，词与词之间没有空隙；小写字母的引入可能是**8世纪**，最终标点也引入了。
- 希腊文本和拉丁文本的研究在**19世纪**获得重大进展，当时的批评者对各个抄本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最近的版本不同于早期印行的版本，因为其文本方案基于后人对柏拉图、希腊文和抄本间关系的更广泛的了解。

- 柏拉图的文本一般而言是很好的。如果把柏拉图和其他系列作家的现代版本的任何一页的注释做比较，就会看到柏拉图的文本包含较少实质性影响文义的变化或差异。OCT的新旧版本比较也证明文本的良好状况，新版的變化不是根本性的。
- 文本的良好状况并非偶然，源于古代对于柏拉图的持久兴趣，有助于保护文本，维持其完整性；亚里士多德文本的状况就糟得多，并非因为希腊化早期对他的兴趣日渐衰微。

柏拉图对话的写作年代次序

- 没法确定写作的绝对时间，只能寻找猜测相对时间。过去的150年里逐渐形成并广泛接受的“标准观点”的依据：
- **1.风格和语言。**如果我们假设《法律篇》是最新的对话，我们可以根据语言和文体与《法律篇》的相似程度对其他对话进行排序。语言和文体测试挑选出一组相当清晰的晚期对话，以及定义不太明确的早期和中期的对话各组。
- **2.特征。**一些对话很短，特征鲜明，而且结论明显是负面的。有些比戏剧更具有说教性，并且似乎专注于对学说的阐述而不是对对话者的盘问。如果我们将*Charmides*和*Laches*与*Sophist*、*Timaeus*和*Laws*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比。根据语言和文体测试，第一类型的对话比第二类型的对话更早。
- **3.哲学内容。**一些对话将“理念”说成是非感性的、稳定的实在，它们被理智而非感官所掌握，与感官所掌握的变化无常的事物形成对比。其他对话在谈到理念时并没有这种鲜明的对比。在一些对话中，苏格拉底主张将美德等同于知识，并反对意志脆弱的可能性。其他对话承认灵魂中不同且可能相互冲突的欲望，显然允许非理性欲望战胜理性欲望，这与苏格拉底关于意志脆弱的观点相反。

4. **亚里士多德的证词。**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1）苏格拉底没有将理念与可感事物分开，但柏拉图确实将它们分开了。（2）苏格拉底把美德当作知识，而柏拉图则没有。亚里士多德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简称为“苏格拉底”，而将柏拉图式人物称为“苏格拉底”。他在使用“Socrates”（“Socrates used to say...”）时经常使用未完成时态，但在对话中使用现在时（“*the Socrates says...*”）表达人物的观点。

5. **会合。**这些不同的检测势必以相同的方式排列对话。除了一些例外，早期基于语言检测的对话也往往是戏剧性的而不是说教性的，并且倾向于坚持亚里士多德所归于苏格拉底的学说。显然后来的对话更倾向于说教而不那么戏剧化，并且倾向于持有亚里士多德描述为柏拉图式的观点。

- 这些论证表明，柏拉图开始时同意苏格拉底，但发展了他独特的、在某些方面是非苏格拉底的哲学观点。他将自己的哲学范围扩展到苏格拉底对伦理学的主要关注之外，甚至在伦理学中也拒绝了苏格拉底的一些核心主张。

对话的写作年代次序

- (1) Apology, 捍卫苏格拉底的生平与学说；较短的伦理主题的对话：Laches, Charmides, Lysis, Euthyphro, Hippias Minor, Ion, Crito;
- (2) Gorgias, Protagoras, Euthydemus 是伦理主题的更为精致的阐述，记录了苏格拉底与智者、演说家、诡辩家等人的冲突；
- (3) Meno 在反思先前伦理论题的过程中，引入了知识论与形而上学，并在 Cratylus, Hippias Major, Phaedo, Symposium 中进一步考察；
- (4) Republic 是早中期伦理学、知识论和形而上学探讨的集大成之作，系统化；Phaedrus 则考察了修辞术（Gorgias 首提）、爱（Sym. 首提）和道德心理学（Rep. 首提）等问题。

- (5) **Parmenides**审查第3、4组对话中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特别是理念论；**Theaetetus**则开始对知识论和形而上学进行更为系统的反思；
- (6) 这些反思在**Sophist**和**Politicus**中继续；在**Timaeus**中这些反思被置于更为广大的宇宙论和自然哲学的背景之中；
- (7) **Philebus**、**Politicus**和**Laws**是政治道德哲学的巨作，反思先前对话中的某些学说。

年代学问题与发展论问题

- 年代学问题和柏拉图哲学的发展论问题以两种方式关联在一起：
- (1) 发展论需要年代学假设，标准观点提供了最可能的年代学从而可以作为追踪柏拉图哲学发展的出发点；
- (2) 某些明显的学说变化（不可感知的理念与道德心理学）作为年代学的证据，亚里士多德拿这些变化区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这些变化与其他年代学证据吻合而言，可以认为年代学的标准观点支持某种程度的发展论。

柏拉图的对话与柏拉图的思想

三条主要的解释路线

- (1) 对话首先是批判性和说明性的，并不包含一种系统的哲学立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设，一个对话会得出与另一个对话一致的结论，或者，其中任何一个结论陈述了柏拉图的观点。这条通达对话的进路在古代备受那些把柏拉图视为同情怀疑论的人（包括学园中的某些柏拉图后继者）的亲睐。

系统—统一论

- (2) 第二种观点源于它注意到与纯粹批判性解释所能说明的相比，对话分有更多肯定的结论。有些读者发现一种肯定的系统的观点出现在对话当中，他们就以适合这种一般的**系统解释**的方式来说明对话之间的差异。一般地，对话间任何明显的哲学差异都应被视为是阐明性质的，而非学说教义性质的，这曾是古代晚期柏拉图主义者中间对待对话的一般态度。

修正—发展论

- (3) 第三条解释路线同意系统观点把对话视为表达了柏拉图的肯定学说，但它拒绝用系统解释者采取的某些机制去打发掉不同的对话之间的明显的矛盾。按照这一解释路线，对话表达了柏拉图五十年间变化发展的哲学思想观点。特别是，早期对话力图再现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观点，但中期与后期对话却呈现了柏拉图本人的观点，而不一定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那些观点。

从苏格拉底的观点到柏拉图的观点有一种发展

- (i) 有些对话如《游绪弗伦篇》和《拉刻斯篇》基本上都在相互审查；而另一些（如《斐多篇》与《理想篇》）则包含对肯定学说的较长篇幅的阐述。
- (ii) 《斐多篇》与《理想国》中的理念论似乎不同于在较短的早期对话中所发现的主张。
- (iii) 回忆说在《美诺篇》和《斐多篇》中出现，但在较短的“早期”对话中没有出现。
- (iv) 《斐多篇》为灵魂不朽提供了一个精详的辩护，而“早期”对话对此却鲜有说法。
- (v) 《理想国》似乎在知识与欲望的关系问题上挑战了《普罗泰戈拉篇》的观点。
- (vi) 《理想国》的政治理论似乎超出了“早期”对话中所接受的那些原则。

柏拉图的对话：

苏格拉底对话

- 《**申辩篇**》。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对陪审团所作的演讲。
- 《**克力同篇**》。直接对话。苏格拉底和克力同讨论，在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并等待执行死刑之后，是否应该尝试逃狱。对话表明雅典法律反对逃跑。
- 《**游绪弗伦篇**》。直接对话。游绪弗伦被控不虔敬。苏格拉底与游绪弗伦讨论虔敬的性质及其与正义的关系。
- 《**拉刻斯篇**》。直接对话，苏格拉底与两位将军拉刻斯和尼西亚讨论勇敢及其与善的知识的关系。

较后的苏格拉底对话

- 《游绪德谟篇》。主要由苏格拉底报道，用一个“虚构”会谈引入苏格拉底与克力同之间的主要讨论。这篇对话基本上探讨游绪德谟和狄奥尼索多罗这两名智者的方法与论证。在两个伦理学部分中，苏格拉底把他的方法与他们的作了对比。
- 《普罗泰戈拉篇》。由苏格拉底报道。在一个有几位著名智者参加的聚会上，普罗泰戈拉与苏格拉底讨论美德是否可教，由此考虑道德的性质，及其与善的知识的关系，善的性质，及其与快乐的关系。
- 《高尔吉亚篇》。直接对话。苏格拉底就修辞术是不是真技术以及修辞术的价值询问修辞家高尔吉亚和波吕斯。他还就为个人自己谋取财富与权力是仅仅符合个人利益抑或也是正义的相关问题审查了波吕斯与卡利克勒斯。

中期对话

- 《美诺篇》。直接对话。在关于美德性质的无结论的讨论之后，美诺对苏格拉底的诘问法提出了质疑。苏格拉底通过捍卫知识之无回忆的理论给予了回应。他通过引入知识与信念之间的区分来澄清这一理论。
- 《克拉底鲁篇》。直接对话。苏格拉底、赫谟根尼（普罗泰戈拉的同情者）与克拉底鲁（赫拉克利特主义者）讨论语言能否以及如何给出一种正确或不正确的实在理论。苏格拉底审查了普罗泰戈拉和赫拉克利特的实在理论。
- 《斐多篇》。间接对话，由斐多报道。就在苏格拉底服毒自尽（雅典处置死刑的方形式）之前，他与西米阿斯和斐利波斯讨论灵魂不朽。他引入理念作为定义与知识的对象。对话以对苏格拉底的死亡刻画而告终。
- 《会饮篇》。间接对话，在一番虚构的会谈之后由阿波罗多洛斯报道。以酒会为场景，几位发言者就爱的不同方面作者第俄提玛说出的言论。
- 《理想国》（*Politeia*，即“王制”）。间接对话，由苏格拉底报道。这篇对话和《法律篇》是最长的柏拉图对话。第一卷引导性的讨论主要由苏格拉底和色拉叙马霍斯（一个正义的城邦统治者）展开。第二卷至第七卷是柏拉图对正义、勇敢、节制、智慧等美德的哲学探讨。第八卷和第九卷讨论了灵魂的不朽与哲学家的命运。

后期对话

- **《巴门尼德篇》**。报道性对话。对话第一部分巴门尼德用理念论的一系列困难（参见《斐多篇》）对付苏格拉底，第二部分他提出有关一与多的一系列疑难。
- **《斐德罗篇》**。直接对话。苏格拉底与斐德罗讨论修辞术以及爱的性质（接续《高尔吉亚篇》和《会饮篇》的主题）。又进一步讨论了灵魂不朽、回忆与理念。
- **《泰阿泰德篇》**。直接对话。苏格拉底就知识的性质问题审问塞奥德罗和泰阿泰德（数学家）。他们讨论普罗泰戈拉和赫拉克特的观点（参见《克拉底鲁篇》，并且考察了某些关于知识与信念之关系的意见（《美诺篇》））。
- **《智者篇》**。直接对话。一位“爱利亚访客”（主要发言者）与苏格拉底试图理解“智者”的性质（参见《游绪德谟篇》）。讨论要求对巴门尼德关于言说非存在与错误地言说如何可能的可能的问题给出一种回答。理念的性质与关系的问题（参见《巴门尼德篇》）也被讨论。
- **《蒂迈欧篇》**。直接对话。一场虚构的会谈把该对话作为《理想国》的续篇呈现出来。自然哲学家蒂迈欧（主要发言者）阐述了匠神尝试把理念具体化在世界之中而创造了自然界。
- **《斐莱布斯篇》**。直接对话。苏格拉底、普罗泰科和斐莱布斯（两名快乐主义者）讨论快乐的性质及其与善的关系（参见《巴门尼德篇》、《智者篇》）。
- **《法律篇》**。直接对话。最长的对话。在与一名克里特人和一名斯巴达人的会谈中，一位雅典访客（主要发言者；苏格拉底没出现）描述了一个理想城邦（参见《理想国》），还详尽刻画与解释了它的法律。这篇对话包含对灵魂不朽的辩护。

写作年代排序 (Kahn)

- I. (1) 《申辩篇 (*Apology*) 》《克里同篇 (*Crito*) 》,
(2) 《伊翁篇 (*Ion*) 》《小希匹亚斯篇 (*Hippias Minor*) 》,
(3) 《高尔吉亚篇 (*Gorgias*) 》《梅尼克塞努斯篇 (*Menexenus*) 》,
(4) 《拉刻斯篇 (*Laches*) 》《卡密德斯篇 (*Charmides*) 》《游叙弗伦篇 (*Euthyphro*) 》《普罗泰戈拉篇 (*Protagoras*) 》,
(5) 《美诺篇 (*Meno*) 》《吕西斯篇 (*Lysis*) 》《游绪德姆篇 (*Euthydemus*) 》,
(6) 《会饮篇 (*Symposium*) 》《斐多篇 (*Phaedo*) 》《克拉底鲁篇 (*Cratylus*) 》,
I. 《理想国》《斐德罗篇》《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
II. 《智者篇》《政治家篇》《斐利布斯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法律篇》。

为什么是“对话”？

柏拉图为什么要写作对话？以下几种回答值得考虑：

- (1) 对话形式是一种富有吸引力的文学体裁，令人回想起通常在悲剧和历史著作中才能发现的辩论。它允许柏拉图刻画场景和发言者的人格特征。
- (2) 它使柏拉图能够免于信诺苏格拉底或任何其他发言者所采取的立场。
- (3) 它再现了苏格拉底探究的非凡特征。柏拉图认为这种对话而非系统的论文才是呈现哲学思想之本质的诘问特征的适当方式。

Sedley: 柏拉图坚持对话理念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不断增长的信念——在他后来的著作中（*Tht.*, *Sph.*, *Phil.*）不止一次明确地表明——**问答形式的对话是思想本身的结构**。当我们思考时，我们所做的正是在内部提问和回答问题，我们的判断是同一过程的结果。因此，柏拉图戏剧化的外部对话似乎可以被我们读者内化，为我们自己的哲学推理过程建立模型。更重要的是反过来，这些相同的问-答次序可以合法地被我们解读为柏拉图的自言自语。这就解释了柏拉图何以能够在他自己的对话中保持主导和不可避免的存在的，而只有剧作家才能与之匹敌。它们是他自己思想过程的外在化。柏拉图的哲学方法“辩证法”一词，从字面上来说，意味着以问答形式进行对话的科学，重要的是认识到对话中描绘的个人间讨论不是这种讨论发生的唯一模式：内部讨论是另一种、甚至更基本的模式。

柏拉图的自言自语，不只限于其著作中描绘的**合作式辩证法**的延伸，发问者和被调查者共同寻找真相，即使是以反驳为目的的**对抗式提问**也是一种恰当的内部推理方式。你或我可能倾向于某种信念，以及挑战和驳斥这同一信念的思想资源：将两者对立起来只是自我批判式地思考。

在《克拉底鲁》，辩证法与柏拉图自身思想的关系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原因有两个。首先，两种类型的辩证法——合作式和对抗式——都在其中发挥作用。第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使得柏拉图自己的思想能够从对话的流程中读出。就是说，随着对话的进行，两个主要观点越来越冲突，这两个观点代表了柏拉图自身思想背景的两个主要元素。因为这场对峙是在对柏拉图产生第一次重大思想影响的思想家即克拉底鲁和苏格拉底之间，柏拉图在适当的时候明确地将他的忠诚转移给了苏格拉底。写一段对话，其中第二个质问第一个，并把他放在自己的位置，柏拉图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大声思考：他正在整理自己思想构成中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以这种方式阅读对话，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对对话的结论归属于其作者。